

谁能让我带走星空



祭灶前夜,我回到故乡。下了火车进了家,一顿酒肉下肚,见午后阳光甚好,窗外是白雪世界,也不顾旅途劳顿,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就去户外散步了。

我没戴口罩,大口大口呼吸着来自山野的新鲜空气。呼出的热气与冷空气交融,很快在我面部制造了个“树挂”,未被帽子围巾护卫住的刘海、鬓角和睫毛,顷刻间濡满霜雪。刘海宛如花朵盛开的梨树,变得沉实了——那是花朵压弯枝条了!而寒风在我鬓角,不打招呼地插上两支鹅毛笔了!它们这么做,想让我书写冬天的诗篇吧。最有趣的是上下睫毛,霜雪做了红娘,生生将它们粘在一起了!可我要赏这大好冬

景,就得让它们劳燕分飞。不管外部环境多么酷寒,人的眼睛永远涌动着温泉,只要使劲眨眼,眼底的热气就把睫毛的霜雪融化了!不过睫毛正浓情蜜意着,拆散它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你眨眼撕扯它们的时候,脱落的霜雪会掠走几根睫毛,做它们的俘虏。如果你在冰天雪地走一遭回来,发现睫毛稀疏了,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踩着白雪走在街上,听着“咯吱——咯吱——”的回声,如闻天籁。抬头看天,它是那么的蓝,蓝得不真实似的,让人怀疑自己被罩在水晶玻璃里,直想用一把大锤,砸向那片蔚蓝,看它是不是天!

这场雪中漫步,使我受了风寒,当夜就咳嗽起来。咳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关掉灯,站在窗前望星空。窗外的山峦原野,此刻被白雪统率着,即便下弦月的日子,半个月亮加上满天繁星,也把它们照亮了。十多年前我和爱人最喜欢夜晚撩开窗帘,依偎在床上赏月。我们不止一次看见流星划过。很奇怪,他去世后,我回到我们生活过的地方,还是躺在这张床上,独自也赏了无数轮好月亮,却很少看到流星。如果说他是流星的话,划过短暂的生命时空后,我是多么希望他落入我的心底啊。因为到了我心底,他就是做了恒星了,再不会陨落。可我深知故乡的原野,是他魂牵梦系之地。而他坠入原野,是坠入辽阔和自由,比坠入爱人的心,更加地久天长。

故乡的星空显得很低,星星仿佛枝头的花朵,唾手可得。这样的星空,也就给人花团锦簇的感觉。我也曾无数次站在城市窗前望星空,可那里空气一年不如一年,我见到的星月,容颜也就越来越憔悴。月亮常常乌蒙蒙就出来了,像是多日没洗脸似的,而星星稀疏极了,混沌的大气中,有一张看不见的嘴,吞噬了太多的星星。所以每次回乡,我最惬意的,就是望星空。

迟子建

牛肉

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昆明牛肉馆的特别之处是只卖牛肉一样,外带米饭、酒,不卖别的菜肴。有一家在大西门外凤翥街,因为离西南联大很近,我们常去。我是在这家“学会”吃牛肉的。

牛肉馆的牛肉是分门别类地卖的。最常见的是汤片和冷片。白牛肉切薄片,浇滚烫的清汤,为汤片。冷片也是同样旋切的薄片,但整齐地码在盘子里,蘸甜酱油吃。汤片、冷片皆极酥软,而不散碎。听说切汤片冷片的肉是整个一边牛蒸熟了的,我有点不相信,哪里有这样大的蒸笼,这样大的锅呢?但切片的牛肉确是大块的。牛肉这样酥软,火候要很足。有人告诉我,得蒸一整夜。

其次是“红烧”。“红烧”不是别的地方加了酱油焖煮的红烧牛肉,也是清汤的,不过大概牛肉曾用红染过,故肉呈胭脂红色。“红烧”是切成小块的。这不用牛身上的好肉,如胸肉腿肉,带一些“筋头巴脑”,和汤、冷片相较,别是一种滋味。

还有几种牛身上的特别部位,也分开卖。却都有代用的别名,不会吃的人听不懂。如牛肚叫“领肝”;牛舌叫“撩青”。很多地方卖舌头都讳言“舌”字,因为“舌”与“蚀”相近。广东饭馆把牛舌叫“牛利”。这都是反“蚀”之意而用之,讨个吉利。把舌头叫成“撩青”,稍想一下,是有道理的。牛吃青草,都是用舌头撩进嘴里的。

牛肉馆还有牛大筋卖。我有一次同一个女同学去吃马家牛肉馆,她问我:“这是什么?”我实在不好回答。我在昆明吃过不少次牛大筋,只是因为它好吃,不是为了壮阳。

“领肝”“撩青”“大筋”都是带汤的。

牛肉馆不卖炒菜。上牛肉馆其实主要是来喝汤的。

昆明牛肉馆用的牛都是小黄牛,老牛、废牛是不用的。

吃一次牛肉馆是花不了多少钱的,比一般小饭馆便宜,也好吃,实惠。

马家牛肉馆常有人托一搪瓷茶盘来卖小菜,腌蒜、腌姜、糟辣椒……有七八样。两三分钱即可买一小碟,极开胃。

马家牛肉店不知还有没有?

汪曾祺

(本版内容均为节选)

M 名诗荟萃

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
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 刹那 刹那 永恒
等你 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
等你 在刹那 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
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 我会说 小情人
诺 这只手应该采莲
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浆
在木兰舟中

难忘托斯卡纳

很早以前,我长期旅居罗马,一有空就开车去往托斯卡纳。那片土地像一处温柔的避难所,只要驶入连绵起伏的丘陵,罗马街道嘈杂、官僚体系的繁琐,一瞬间就被远远抛在身后。

通往乡间的道路多是浅白土路,两旁漫山遍野铺着葡萄园与橄榄林,深浅不一的绿顺着山坡缓缓铺开。初夏枝头挂着青橙,沉甸甸垂在叶间,酸涩清香随风飘来,是托斯卡纳独有的气味。每转过一道弯,都能看见石砌农舍、红瓦屋顶,远处山脊立着中世纪古堡,安静地俯瞰整片平原。

我们常在小镇郊外租一栋老石屋,没有精致装修,却有宽敞阳台。清晨推开窗,薄雾笼罩谷地,阳光慢慢穿透云层,把丘陵染成暖金色。屋里摆着粗陶餐具,后院种着柠檬、青橙与

葡萄,随手摘下一颗青橙切开,清冽酸香能驱散清晨的困意。

在托斯卡纳,时间流淌得格外缓慢。不用赶行程,不用奔赴景点。早上简单煮咖啡、烤面包,午后沿着田间小路慢跑,傍晚去镇上小酒馆,点本地红酒与自制冷盘。酒是当地农家自酿,色泽浓郁,口感柔和。

在意大利生活,麻烦事层出不穷,办事拖沓、手续繁琐、临时变故接连不断,像一场无休止的闯关游戏。可即便把所有糟心事算进去,我依旧眷恋托斯卡纳的日子。这里藏着一种纯粹的、活着的自由,是拥挤局促的日本很难体会到的松弛。当地人很少焦虑,守着葡萄园、果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得失看得淡然。坐在田埂上看他们照料果树,看着满树未成熟的青橙,忽然懂得:青涩、安静、缓慢生长,本身也是一种完整。

村上春树